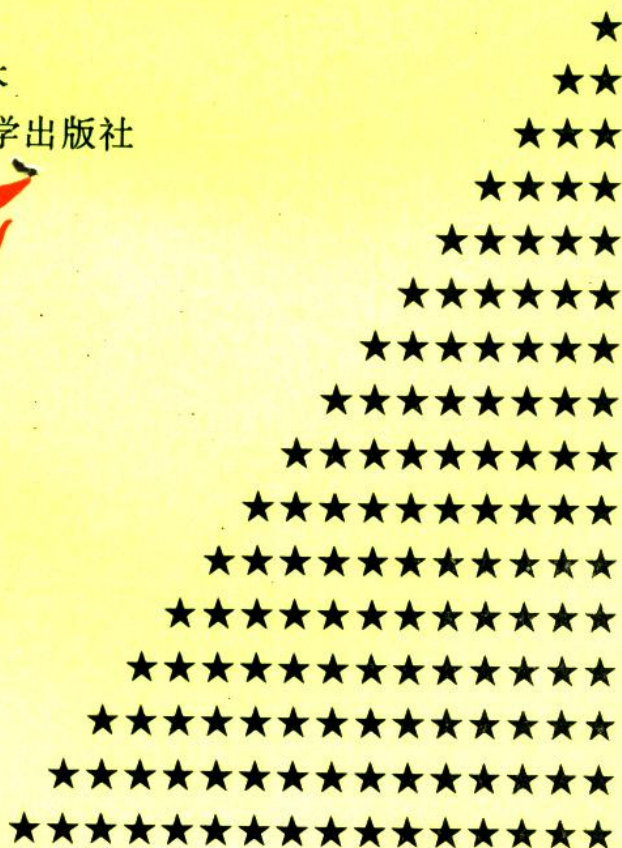


历史的余响
历史的余响
历史的余响
历史的余响
历史的余响

韩学本
兰州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余响

韩 学 本

兰州大学出版社

036019

(甘)新登字第08号

2066/12

历史的余响
韩学本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张掖地区河西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75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17千字	印数: 1—1000册

ISBN7-311-00650-3/B·14	定价: 7.00元
------------------------	-----------

自序

在十年前的一个“会议”上，有同志曾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对马克思早期著作那样感兴趣？”我为之一震，又觉得好笑，继而陷入迷惘。马克思的一生及其论著，有时间的秩序性，更有时空交汇的实在性。人们中间固然会有年轻秀才者，其先期旧作可能较优；又有大器晚成者，其后期新论可能价值更高；另外也有毕生耕耘立说者，其论著等身，影响巨大。若想当然地认定“早期必然不成熟”、“晚期必然高踞不下，”或“必然固步自封”，都是一种害人匪浅的教条。

事物是过程，早、中、晚也罢，产生、发展、转化也罢，都是事物的一种联系。“事物对象化”，成为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无机身体”。对其中某一个或几个，进行较系统、较全面的研究，自然好；若依据条件或需要，对其中某个部分、某个方面，进行研究，亦在情理之中。若连这类常识也来践踏，会使人惋惜不已的！

退一步，早期著作研究梗阻，或许跃到晚期会平静一些，于是我又重新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其实这仅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决定性的仍是社会需要。四年前由于开设选修课，便将信手摘录和感受结集起来，居然有五、六十万字的关于《人类学笔记》的“笔记”。

忽发奇想，欲将这个毛坯编成引玉之砖，奉献给读者，但无论是自费还是公费出版均非易事。时下普通出版资助上限为20万字，按资削稿，虽算不得无法逾越的障碍，我却知难而退了。同窗刘光华君，硬是支持我把稿子修改好再说；没有这一步，第二步就无从谈起。还有一些师友要解囊相助。于是两易其稿，在

“量”上靠近出版的门槛。接着遇上苏联解体，在震惊之余，又对书稿进行了一次修订，时在1991年岁末。

记得在贵阳一次学术会（1988年）上，与几位同行不期而遇；像是约定好似的，都把研究重心向马恩晚期著作倾斜，这或许就是社会需要的驱使吧！如所周知，前些年关于“初级阶段”、“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这一争鸣中，至少有两位捷足先登者，一位已写出《马克思晚年的困惑》，交付发排；另一位写的是《马克思晚年的反思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行将脱稿，铎版在即，已进行征订。可迄今是否出版，不知其详，尚无缘拜读。顾名思义，《困惑》有偏失真，马克思对自己的事业始终不渝，充满自信；《反思》应无问题，海阔天空。书名也忌雷同，拙作便以《历史的余响》命名。

《历史的余响》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其社会和经济效益，都是很难估量的。从申报课题到撰写出版，多是在理论藩篱中兜圈子。只有经受实践洗礼后，才可论长道短。在甘肃新闻出版局资助下，今年可望出书。

《历史的余响》依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顺序逐篇述评，无多少特别，只是有几点需要略加阐释。

一是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内在机制问题。象西方某些人所说的，是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处于慢性自杀之中”？或象上述所谓“困惑”呢？经深入研究《人类学笔记》后，我更加确信，这些论调未必是妥当的。肯定地说，晚年的马克思在毕生革命实践和理论创建中，再一次登上自己的峰巅。当时的欧洲风暴，巴黎公社，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次经受到社会的考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共铸社会主义大业的时机，并未到来。而彼时革命最激烈的是爱尔兰、波兰、土耳其；但马克思主义受到最

热忱欢迎的既不是上述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力量最雄厚的英、法、德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最落后的俄国。沙皇已使俄国从昔日的“欧洲宪兵”，坠落到“欧洲中国”的虚弱地位。俄国的革命派、民粹派，都在急切而热烈地求索俄国的出路问题。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揭示的道路，尚难在俄国付诸实践；诚然，马克思设想过，像俄国可否不经过资本主义之苦的“卡夫丁峡谷”，而一举跃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上下而求索，却没有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对“超越论”采取了半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趋势。这个严峻的现实和历史使命，促使着马克思进一步探寻通往共产主义的多种渠道的可能性。《人类学笔记》正是这一探索足迹的历史见证。

二是上个世纪中叶是人类学兴起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建的时代。在这一时空限定下，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呢？这是中外研究家十分关注，而又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历史的余响》作了一些探索，认为应该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毕生都在为了人，研究人，寻求人的解放。马克思晚年在集中地研究人类解放的理论根据和展望历史前景的过程中，就显示出自己人类学的独特品格，即全人类解放。解放人类，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因而，《历史的余响》将其界定为“人类解放学”或“解放人类学”，以资区别广为流行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及其分支诸如“考古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等。需要强调的是，它同一般人类学具有着共同性的一面，即研究的对象——“全人类”是同一的；特别同“政治人类学”更为接近。可它已不是《论犹太人问题》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突出强调的政治宗旨，即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人类解放，而是人类自身辩证发展的必然归宿，即以消灭私有、扬弃异化为基础的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全面解放，是人性的或“自我意识”的全

面复归，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延伸、丰富和前进。

三是《人类学笔记》的核心是什么？《历史的余响》将它归结为“私有”二字，即关于私有的产生及其消灭的问题。马克思的研究从北美而墨西哥、秘鲁而南美洲，从印度而阿尔及利亚而土耳其，从俄国而波兰、普鲁士而爱尔兰，考察了包括俄国柯瓦列夫斯基、美国摩尔根和英国梅恩等人相关著述中涉及的众多民族的原始社会遗迹和一些原始氏族，从而进一步揭开了古希腊、罗马社会之谜，发展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并吸收了摩尔根关于人类童年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自己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更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在整个《人类学笔记》中，深刻地揭示出原本的“公有”何以孕育出“私有”，又何以不可逆转地瓦解“公有”，且使之必然复归。

《历史的余响》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步履，进行了跟踪研究。本来上个世纪70年代已撰写好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书稿，应立即出版，以满足社会之急需，可马克思却认为：应等待正在蔓延的英国经济危机对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作出验证之后，再出版更为妥当。他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象以前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必须注意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马克思1879年4月10日致尼·弗·丹尼尔逊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4—350页）。

马克思毅然决然地中断《资本论》研究和出版，密切注意观察“持续五年之久的”英、美、德、奥等国出现的空前严重的世

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到研究从俄国、美国等获得的资料。这就是他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大概马克思也未料到，这成了他晚年研究重心的真正转移。虽说在他看来《资本论》“书被催成墨未浓”，尚待增订，但事实上他已为其划上了凝重的历史的句号，从而愈走愈深地步入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

《历史的余响》，力图为读者显现马克思晚年在理论殿堂中展示的新的辉煌画卷。但它能否为人们与马克思人类学之间架起津梁，还有待实践检验。祈望读者、同仁和专家批评赐教。

作者

1993.9.

目 录

导论篇

第一章	人类解放学	(1)
第二章	历史哲学	(9)
第三章	时代的新课题	(18)

笔记篇(上)《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

第一编 内容述评

第一章	美洲红种人(他们的公社土地占有制)	(26)
第二章	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	(33)

第二编 英属东印度

第一章	按历史上发生的顺序看印度现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	(39)
第二章	印度罗阇时代的土地关系史	(44)
第三章	穆斯林法律及其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所作的改变	(54)
第四章	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	(60)
第五章	英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印度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影响	(65)

第三编 阿尔及利亚	
第一章 阿尔及利亚在被法国征服时期的各种土地占有制	(75)
第二章 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	(79)

笔记篇(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述评

绪论	(89)
第一编 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	
第一章 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	(97)
第二章 生存的技术	(99)
第三编 家庭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古代家庭	(103)
第二章 血缘家庭	(105)
第三章 普那路亚家庭	(109)
第四章 对偶制家庭和父权制家庭	(114)
第五章 专偶制家庭	(120)
第六章 和家庭有关的各种制度的顺序	(122)
第四编 财产观念的发展	(125)
第一章 三种继承法	(125)
第二章 三种继承法(续前)	(129)
第二编 管理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132)
第二章 易洛魁人的氏族	(139)
第三章 易洛魁人的胞族	(144)
第四章 易洛魁人的部落	(147)
第五章 易洛魁人的联盟	(151)

第六章	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诸部落的氏族	(159)
第七章	阿兹特克联盟	(169)
第八章	希腊人的氏族	(176)
第九章	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	(184)
第十章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	(188)
第十一章	罗马人的氏族	(193)
第十二章	罗马人的库利亚、部落和民族	(201)
第十三章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	(204)
第十四章	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	(208)
第十五章	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210)

笔记篇(下①)《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

第一章	《讲演录》及其引用的历史资料	(213)
第二章	《古爱尔兰法》一书摘要	(213)
第三章	作为社会基础的血缘关系	(215)
第四章	部落和土地	(216)
第五章	首领及其等级	(218)
第六章	首领与土地	(221)
第七章	家族的古代划分	(225)
第八章	原始观念的发展和传播	(232)
第九章	原始法律权利维护的手段(一)	(234)
第十章	原始法律权利的维护手段(二)	(238)
第十一章	已婚妇女的不动产的早期历史	(240)
第十二章	统治权	(244)
第十三章	统治权和帝国	(246)

笔记篇(下②)《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一书摘要 (249)

余响篇

第一章 深入研究俄国和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新构
想 (259)

第二章 历史的余响与启迪 (265)

导 论 篇

第一章 人类解放学

马克思晚年潜心于人类学研究，连同早期关于人类的解放问题的研究，可谓大起大落，出现了明显的中断与继进。两次较集中地人类学研究，虽没有获得像《资本论》式的划时代的宏文巨著，却留下了无庸忽视的历史余响。如果可以把《资本论》比做马克思主义的“万神殿”，比做马克思（含恩格斯，以下基本相同，一般不再标出）理论成就的“最高屋脊”^①那么《资本论》之后，是否象某种说法：马克思已江郎才尽而溺于“慢性死亡”之中？或者是马克思彼时撰写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学笔记》（含相关的未收入的札记、文稿和未摘录单独出版的有关原著上的评注阐释等）也是不屑一顾的，也是所谓“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发人深思，极需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说到“人类学”，恐怕当今再没有比它更为开放的学科了。马克思所研究的人类学，或《人类学笔记》中反映出的人类学问题，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问题，还是独树一帜，即有关人类解放的学说呢？研究家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似乎后者更贴近实情，这正是本书首先要研究的课题。

^①见《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扉页，并参见拙作《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第1页。1988年3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类学的对象既显得宽泛，又相当地确定。在希腊文里“人类学”=“人”+“学问科学”意思是研究全人类的一切学问即人的学说。从历史的经线看，有人主张它始于中世纪，因为1501年德国学者洪德的著作首次出现了“人类学”这个词；更多的研究家以及笔者在内则主张它开创于上个世纪，而本世纪才为人们所关注，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上个世纪伊始，康德留下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类学》（1801），但它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类学。世人公认的人类学先驱（美）路·亨·摩尔根的研究活动也正值这个世纪的中叶，其代表作《古代社会》就是1877年问世的。接踵而来的是：伦敦（1863）、华盛顿（1897）先后成立了“人类学学会”，直到本世纪的第一年①即1901年美国国会博物院的一份报告里才对以往人类学研究进行归纳、分类，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门类，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而延用至今。②由于各国研究发展的不平衡，其文化环境，探讨重心以至于称谓也都各不相同：在美国盛行文化人类学；英国盛行社会人类学；法国盛行民族人类学；德国盛行哲学人类学……。还有内容各异、名目繁多的应用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精神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生理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形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古人类学等等。但初略归类，仍然没有超越体质和文化两大门类。上述生物、进化、生理、体形、结构可以归纳为体质人类学；语言、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哲学、精神、宗教、心理、考古、应用均可归之为文化人类学。

①世人至今有分歧，也有称1901年为本世纪第二年，第一年为1900年，但后者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又因公历源于基督教传说，争论较大，尚未统一。存疑。

②这些资料 and 分类参阅了（美）哈维《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在我国人类学研究也曾兴盛一时，早年的严复、梁启超、还有蔡元培等都在译著、宣传、筹组人类学专业、开展研究等方面起过开拓、奠基作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人类学课，迄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叶，人类学专业及其研究所、室已在一些大学得到普及。但人类学学科的基本内涵、外延也同国外一样还很不规范。记得解放初，笔者在大学听范迪瑞先生的人类学课，其内容大体是原始社会史加人种学。这种情况或可管窥我国当年人类学之一斑，至少是她还很年轻。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后人类学课及其研究工作便中断了。至八十年代，随着科学发展的推动，我国人类学研究又获复苏。北京、广州、厦门等地率先恢复了对她的学习和研究，成立了相关的系所馆室和学会。然而从总体上说，人类学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是既古老又年轻，是值得着力开拓的重要领域。

人类学也被称为人的科学，人学。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人类学刚刚萌生的时代，但关于人的研究却早已成为学术领域的热门话题。马克思第一次涉足人类学研究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寻求解开人类历史之谜的钥匙，专门研究了欧洲主要先进国家的政治、法律、哲学和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然而还是不得其解。待到巴黎之后，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料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实践，又研究了时髦的法兰西思潮——空想共产主义和相当发展的国民经济学之后，对人类学的研究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撰写的《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研究最引人注目。虽然《手稿》是八十多年后才被发现而同读者见面的，还是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手稿》的人学问题、异化问题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与非人道主义化之争为契机，出现过国际性的三次争论大高潮，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研究

兴趣也不减当年，时起时伏，甚至大有方兴未艾之势。^①

《巴黎手稿》中的人学研究，集中地反映出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和归宿的问题——寻求人类解放的学说。这是它不同于今日流行的一般人类学的本质特征，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钥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②。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学是作为人化自然、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的确证的纽带。因此，他并没有拘泥于已在流行着的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生物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范式开展自己的人类学研究。而是自辟蹊径，从政治、法律、哲学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生产力（尽管当时尚无这个词）发展上去考察。马克思思考的逻辑和研讨的重心是这样的：“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③。因而马克思最关心的是：“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④或广义的人化自然之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特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以私有财产的这个中介使人的本质有形的别于其他动物的感觉、激情等等；在本体论上即哲学的意义上合乎人性的得到

①参见拙作《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③同上书第128页。

④同上。

实施；或者改变生产力、工业、废除私有制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人性复归（即扬弃人的自我异化）而获得人的即共产主义式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研究的人类学，是以人的感觉、激情等等……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①这里的所谓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是相对于当时流行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而说的。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是指从人的最本质规定上（即有别于其他非社会性动物的感觉、激情等等），即社会性上去研究人的。换言之，从人的本质、存在、解放、发展诸方面研究人的；同流行的一般从人的体质、考古、文化、宗教去研究人的人类学是有区别的。马克思构想的这个“人类学”是从人类解放、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的内容上去探索去规定人类学，是深层次的揭示。是创举！正因为如此，我们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为“人类解放学”。就它研究的对象来说与一般人类学同一，就它研究的重心，本质特征来说又不同于一般人类学各支派的专及一面的研究探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人类学更靠近社会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然而又不完全类同。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将人类彻底解放的基础安置于经济因素之上，从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力的解放，特别是首先从消灭私有制、扬弃自我异化或人性复归上谋求人的本质的彻底的解放。即从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谋求全面的根本的解放。这就同以往的仅从具体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精神问题上而不涉及或很少涉及这些问题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的一般社会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精神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划清了原则界限。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学”。

然而，由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客观上出现了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